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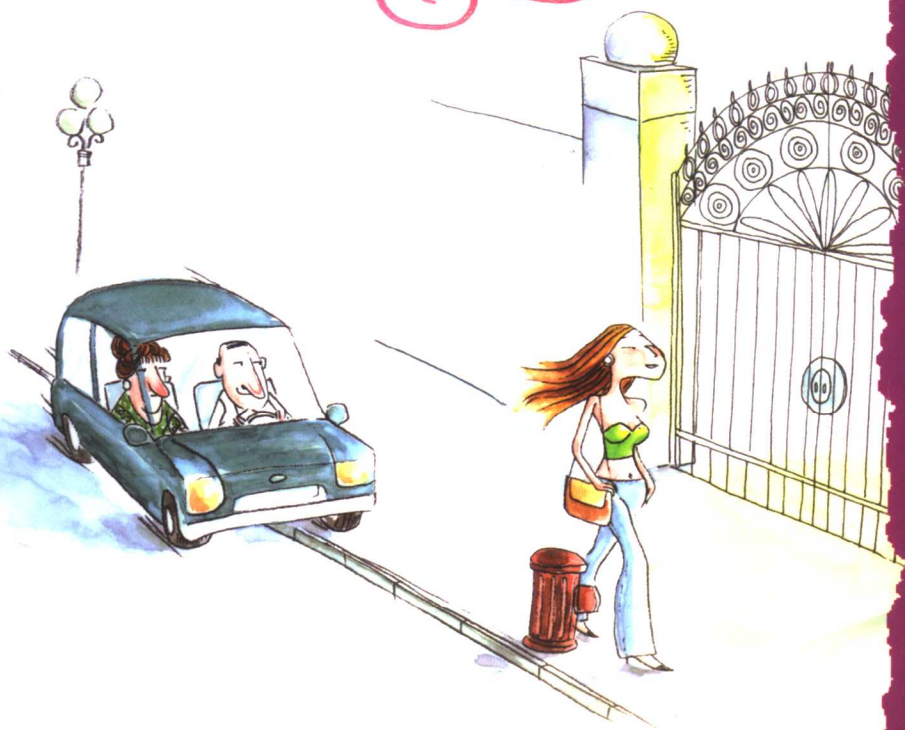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作家童全继 《相亲相爱》 之后推出

又一部**长篇力作** 婆婆、儿媳、大姑姐的故事……

幸福 在前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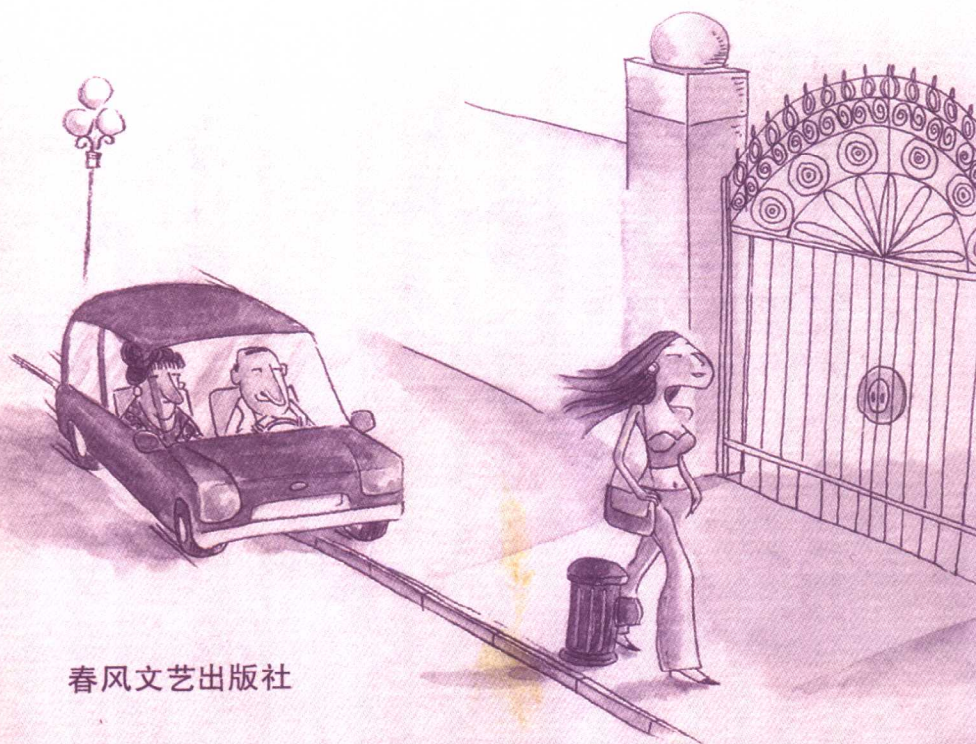
童 全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幸福 在前方

童全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童 全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在前方 / 童全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7.1

(非常爱情系列)

ISBN 978-7-5313-3145-2

I. 幸… II. 童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7206 号

幸福在前方

责任编辑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封面插图 钱海燕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Email: 23280599@163.com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0599

传真 024—23280599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圣启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213 千字

印张 8.125 插页 2

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284029

/

裁了？谁敢裁我媳妇儿？向北京像一个无脑婴儿，不过万一公司裁了你，也没事儿，媳妇儿，咱长得这么漂亮，又这么有文化，上哪儿找不到一份工作？

那个早上在夏虹眼前不停地展开。

不是周末，也没有塞车，但 982 路公共汽车就是不来。

七点十五分，八点十五分，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有许许多多的公共汽车从夏虹面前开了过去，有许许多多的人喊着推着挤上了公共汽车。夏虹等得有些着急，她恨不得把脖子伸到马路的拐弯处，看看 982 路公共汽车为什么不来。

离上班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，夏虹终于狠了狠心，招了一辆等候在路边的黑车。司机是一个大胖子，一笑眼睛都没有了。典型的北京人，话痨，夏虹屁股没坐热他就批评夏虹，你早就该坐我的车，我拉了两次客人都回来了，公共汽车还是没来嘛。

不是心疼钱吗？如果有钱早走了。夏虹没好气地说。

当然当然，如果有钱也不用等公共汽车啊，有钱就有自己的车开啦。不过有车也不一定好，首先您得费心思，北京的路这么堵，您没有好技术可不行。再者您有车还得费油，费油还是小事，最主要车子怕坏，这一坏啊钱像淌水一样往外丢。现在不是说了嘛，车子谁都能买得起，就是开不起呀！

夏虹有些烦，闭上眼睛装睡觉。

坐的士呢，贵；坐公车呢，慢，有事还得坐我这样的车，能



幸福在前方

省一分是一分不是？胖子深有感触地，实话说，我以前也是上班的，我知道上班族都挺苦的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都不敢迟到。这一迟到扣钱不说，领导对您的印象也不好。所以呢，您要学会算经济账，是省几十块钱呢，还是给领导一个好印象……

三环路上堵车，没来由地堵。好多司机伸出头去，拼命地按着喇叭。一声接一声，好像刀子扎到了夏虹的心里。突然想到昨夜的梦境，夏虹的心里竟然涌出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。

不过梦都是反的，夏虹安慰自己。

公司效益越来越不好，老板疯狂地招人并疯狂地裁人。昨天夏虹充当黑脸，替老板裁掉了策划部的十五位同事。他们兴冲冲地来公司上班，却发现门卡全部失灵，电脑也进不去了。

他们被公司集体裁员，一向被老板看好的策划部经理也未能幸免。这些人黑着脸，集体围攻夏虹。他们要补偿，要讨说法，有个员工还给北京电视台打了电话，诉说公司的惨无人道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策划部是公司很重要的一个部门，是老板亲自组织起来的，他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毫不犹豫地扔给策划部，就是想让“花朵”内衣像“黛安芬”那样走遍全国，走向世界。结果呢，事与愿违，“花朵”内衣的销售一年不如一年，害得老板做梦都想骂人。

和夏虹一起来的员工都裁的差不多了，每一次和被裁员工谈话的时候，夏虹心里都特别难过。一是舍不得；二是怕别人仇恨自己。在谈话的时候，夏虹一次又一次地对人家表明，这不是她的意思，是老板的意思，她只是一个打工者。说到这儿，夏虹还会这样开玩笑，我也是打工者，和你一样，说不定明天老板看我不顺眼我就被裁了。

理智些的人赞同夏虹的意见，不理智的人讽刺夏虹，怎么会，你是行政部，裁谁也不会裁你啊。言下之意，就是揭发了老板对她的特别喜爱。老板曾经在开会时，聚餐时，当着很多员工的面夸奖夏虹，并在背地里，不停地对夏虹暗示，他有钱，他不

缺女人，但他喜欢夏虹。

夏虹一点儿也不像北京女人，夏虹特别像他老家的，生在江南让他爱慕的一个女人。

老板身材粗短，秃顶，黑瘦，显得整个人猥琐，阴暗。他的大眼睛闪一下就有一个鬼主意。比如减员工的薪水，比如扣客户的提成，再比如以单身的名义，明目张胆地勾搭女人。

想到老板，夏虹心里就恶心。要不是为了生活，她早想辞职不干了。俗话不是说了，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挪一下说不定会比现在好。就算公司不炒自己，这样待一辈子，也许安稳，但没有钱啊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，随便揪出一个富人，哪一个是靠死工资攒钱发家的？

明白了这些，夏虹总在辞职还是不辞职中间犹豫。

向北京对她的工作没什么概念，不管夏虹怎么想，他都会说，你想做什么都行，媳妇儿，我一百个支持你。别老想着钱，没事，我一个月两千块呢，好日子过不了，吃饭穿衣没问题。再说，还有我爸妈呢，他们的退休金加起来也三千块了。五千块养活我们五个人，有什么问题？

话是这样说，理不是这样讲，别说和向北京的父母关系不好，就是好也不忍心花他们那几个退休金。夏虹不怕换工作，但夏虹怕失败，怕断了月月可以拿到手的工资。但有时候又想，她不炒公司也许公司会炒她，像她亲手炒过的那些员工，他们大部分头上都顶着三座大山——房子，父母，下一代。

也许拼一下比较好。夏虹的好朋友海娜，也是同班同学，人家和夏虹想的不一样，一结婚就辞职了，他们夫妇先是在街头摊鸡蛋饼，一早上能挣一百多块钱，后来又在中关村卖二手电脑，现在也算发了家。房子虽然在天通苑，但一没借钱二没贷款，去年又购买了一辆QQ车，算不上高档，但也进入了以车代步的时代。

看看人家，想想自己，夏虹想辞职的念头突然变得特别强





烈。不过她清楚地认识到，自己和海娜不一样，她既摊不了鸡蛋饼，也不懂二手电脑。当然可以学，鸡蛋饼一学就会。但她脸皮薄，总觉得摊鸡蛋饼和她的生活不沾边。人家海娜之所以能摊鸡蛋饼，是因为人家不是北京人，在北京认识的人少。

要是我有一天被公司裁了。

好像无意地，夏虹拿这个探向北京的意思。

裁了？谁敢裁我媳妇儿？向北京像一个无脑婴儿，不过万一公司裁了你，也没事儿，媳妇儿，咱长得这么漂亮，又这么有文化，上哪儿找不到一份工作？万一真的找不到，也没事儿媳妇儿，我养你，我比你稳定，我们单位裁谁也不会裁我。

向北京在红光饮料厂当司机，工资不算多，还算安稳。向北京的老板是向革命的战友，向北京在单位人缘也不错，所以不管单位如何搞改革，人事如何变动，向北京还是安安稳稳地给老板开车。

这样一来，向北京就有些沾沾自喜，工资是少点，但咱是铁饭碗啊。

夏虹拼着命赶到单位，还真是迟到了。迟到了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老板一大早就等在办公室里，他黑着脸责备夏虹工作太不细心。被炒的员工来了两年，结果夏虹统计成了六年。于是，赔偿金平白无故地多了四个月，这四个月是多少钱？

对不起。夏虹站在那儿，额头上竟然渗出了汗珠。

哎呀，对不起有什么用？老板走过来，夏虹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借机摸自己的肩膀，谁知没有，老板的手在夏虹身上转了一个圈，然后又转了回来。他看着夏虹，咬着牙慢慢地说，夏虹，对不起，这次我保不了你……

讨人嫌。不过你最好让她干点活，别心疼的和什么似的，谁家的媳妇不上班？谁家的媳妇不做饭？

电话响的时候，向北京还在做美梦。

他梦到自己中了五百万大奖，他正拉着夏虹看不同的房子。

夏虹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老公，我失业了。

什么？向北京一下子坐了起来。

夏虹哭得呜呜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刚上班就被老板炒掉了。

一种悲伤从头到脚地弥漫，不过他还是安慰夏虹，没关系，媳妇儿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回家吧，给老公做做饭，收拾一下家里，想工作再去找，不想工作就算了。嗯，听话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老公，你出来好不好？

出去干吗？到处都是人，还是家里安静。他们全出去了。好啦，我的漂亮媳妇儿，不要哭了，不就是一个工作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
昨天晚上陪领导喝了太多的酒，向北京头痛难忍，好在领导通情达理，让向北京在家里好好休养一下身体。领导虽然是新来的，但和其他领导一样喜欢向北京，他帅，能说，酒量也好，带出去，撑门面，也能挡酒。

夏虹回来的时候，向革命夫妇已经打太极拳回来了。看到夏虹，李洁有些惊讶，今天没上班啊？

向北京马上说，有事，我让她回来的。

李洁不满地瞪了儿子一眼，有什么事不能下班说？一天工资又没有了。唉，你们呀，就不知道过日子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孩子上学，大事小情，还得攒钱买房子。这房子真是太小了，又住了这么多人。

李洁最近和房子干上了，只要一张嘴，绝对要提到房子。



知道啦，妈！

嫌烦不是？嫌烦我也得说。我是你妈，我就要为你的将来负责。别说不挣钱，这世上挣钱的活真多。隔壁那个小马，一副流氓相，结果呢，现在也成了大款。你知道人家怎么发的家？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人家就是在马路边卖鞋，拎着一个盒子，见了城管没命地跑。

别说了，儿女自有儿女福，我们老了管这么多干吗呀。向革命看到夏虹脸色不好，马上阻止李洁。

不说说能行吗？不说说日子怎么过？

回屋去！向革命瞪了眼睛。李洁进了屋子，夏虹也进了屋子，不过李洁进了屋子就笑的哈哈的，夏虹进了屋子却坐在床上抹眼泪。

向北京进来，安慰夏虹，媳妇儿，别哭啦，老妈说话也不是针对你。

她是故意的，她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

哎呀，怎么会呢，不会的。向北京抱着夏虹安慰她。

很早以前，夏虹就知道向革命夫妇不喜欢自己，夏虹也知道，向北京为了和自己结婚，竟然上演了绝食两天的伟大行动。后来，李洁心疼儿子，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跪在向革命身边，别管了，老头子，再管儿子就没命了！

每次想到向北京的举动，夏虹就从头到脚地温暖并感动。她无数次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向北京好，一定好好地宠爱这个男人。

结婚后，两个人虽然小吵也有，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幸福的。向北京志向不大，喜欢抽烟喝酒，抓紧时间享受一切东西。向北京一直认为，钱不是万能的，相对钱，幸福和享受更为重要。所以，在向洋没出生之前，向北京是月光族，反正钱在李洁手里放着，想要的时候就要，自己的钱不够老妈就得补贴。有了向洋之后，用钱的地方多了，但向北京仍然和以前一样，为此，他们争

过吵过，但李洁不愿意把财政大权交给夏虹，向北京也不允许夏虹接手。向北京的意思，钱放在老妈那儿，花了他自己的还可以光明正大地花老妈的，如果钱放在自己手里，没有了向老妈要就显得不孝顺了。

夏虹在向北京怀里狠狠地哭了一场，哭完了就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向北京心疼媳妇，吃饭的时候也没叫她。跑到客厅里，没看到父母，向北京喊，妈，有饭吃吗？

李洁拉着脸出来，吃面条。

哎呀，又吃面条啊？

只有面条，爱吃不吃！李洁一反往日对儿子的好脾气，在厨房里摔锅摔碗的。

向北京搂着李洁，老妈呀，我的亲妈妈呀，我不想吃面条，我们吃炒米饭好不好？向北京三十多了，在李洁面前还玩小孩子把戏，动不动就撒娇，动不动就搂着李洁。李洁推开向北京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我的儿我的儿，你何时能长大啊！

在老妈面前，儿子再老也是孩子。向北京调皮地一笑，主动拿了围裙给李洁系上，然后又讨好地说，我来帮你，我好爱我老妈。向北京为了吃上炒米饭主动帮着李洁淘米。李洁推开他，向夏虹的屋子看看，她吃什么？别做了炒米饭，人家不爱吃。

哎呀，你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老妈做的饭菜都好吃得很。

我做的再好，也不能跟你一辈子。等到妈妈没了，看你怎么吃饭！

哎呀，不是有夏虹嘛。向北京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又搂住李洁的肩膀，老妈不会老的，老妈这么年轻，我们这么喜欢老妈。

李洁伤心起来，迟早都会走的，都这么老了，处处讨人嫌。不过你最好让她干点活，别心疼的和什么似的，谁家的媳妇不上班？谁家的媳妇不做饭？你王大妈的儿媳妇你见过吧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材有身材，最重要的人家还是记者，不是一般的记



幸福在前方

者，著名记者，去年获了好几个奖。这样的儿媳妇，人家回到家里，什么都干，每次提起来，王大妈都一脸幸福。

哎呀，我不是嫌她做的饭不好吃嘛。

哼，想做好，当然能做好吃。同样的人，为什么别人能做，自己却做不了。

哎呀，老妈，向北京小声地，你就少叨叨几句吧，她心情不好。

谁的心情好啊？

老妈，向北京捂住李洁的嘴，在她耳边悄悄地说，她不干了。

啊，李洁手中的碗一下子摔在了地上，为什么？找到好地方了？

不知道呢，不过你放心，不愁找不到工作。

好好的为什么不干？不知道我们正等着用钱吗？房子我都看好了，在四环边上，虽然贵些，但交通方便……

老妈，不差这点钱。

不差？你以为我们是大款啊？一个月那点钱，数来数去总不够花。要是能像人家许佳，我还说什么呀！

提到许佳，向北京一脸的不自然。他待在厨房里，看着李洁做饭，做好了饭闷着头吃，向革命和李洁不停地挑动气氛，向北京却装出没听到的样子。向北京走后，向革命瞪了李洁一眼，你呀，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好好的，你为什么又提许佳啊？这不招人烦不是？

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他要是早听我的话，也不至于到了现在的地步。

现在的地步怎么了？钱再多，不幸福也白搭！说到这儿，向革命低声说，只要他们俩好，我们两个老东西就别多事了。

在儿子的婚事上，向革命的反应其实要比李洁激烈得多，但结婚后，尤其有了孙子向洋，向革命开始慢慢地喜欢了夏虹，并在李洁和夏虹争吵的时候，他理直气壮地站在儿媳妇这一边。为此，李洁特别不解，她不停地讽刺向革命，被人家叫了几声爸，

你就美得不知道姓啥了。你说说，要是向北京娶了许佳，啊，我们的日子该多好过啊。

要是，要是，哪来这么多要是？当初是谁先妥协的？

我还不是心疼儿子！

向革命夫妇在屋子里讨论，虽然声音小，但还是一字不漏地进了夏虹的耳朵。

看来，她嫁给向北京，也许是错误。

年轻的时候，追自己的男人也有，也有比向北京条件好的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自己就着了魔一样非得嫁给向北京。两个年轻人，好像言情小说里面的男女主角，为了结婚，向北京绝食，夏虹离家出走，他们上演了现代最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以至提到他们的人，都会为他们的爱情感动并向往。

3

向洋拿着啃了一半的排骨进来，推推她，又把排骨往夏虹嘴里塞。夏虹觉得自己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怒和不屑，她装出睡熟的样子。

眉头中间聚成了一个硬块，有些胀，有些疼。

这个硬块从老板说那句话之后，一直聚在夏虹的眉头中间，不管怎么按摩，都消不下去。所以，镜子里的夏虹，眉头皱成川字，皮肤因为泪水的冲洗而显得干巴巴的。

夏虹站在卫生间里，心里突然空了一大片，她不停地用手按着眉头上的川字。

一天没吃饭，快饿晕了。

在床上趴着的时候，她的听觉和味觉不停地搜索着房间里的味道和声音，她听到李洁在喝酸奶，她听到向南方在吃烤肠，



幸福在前方

她还感觉到，家里的晚餐丰盛无比，有排骨，有黄花鱼，还有水煮牛肉。在睡意朦胧中，向洋兴奋的声音一次次击打她的耳朵，排骨太好吃了，奶奶，黄花鱼也好吃。嗯，还有虾啊，奶奶，你是不是发财了？你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？

白吃还管不住嘴巴。向南方的声音。

谁白吃呀？向洋的声音。

好了好了，没大没小。别闹了，吃饭。向革命的声音。

哎，你说她怎么……向南方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，过了一会儿客厅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后来，向洋拿着啃了一半的排骨进来，推推她，又把排骨往夏虹嘴里塞。夏虹觉得自己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怒和不屑，她装出睡熟的样子。

再后来，一切都消停了，时针指向晚上十一点。向北京还没有回来，电话也没有打，夏虹悄悄地起床，头重脚轻，踩棉花一样跑到客厅里找吃的。饭桌已经撤掉了，冰箱里的东西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夏虹记得冰箱里放着自己早上啃了一半的面包，但她翻遍冰箱也没有找到。

一切迹象表明，冰箱刚刚收拾过，很干净，干净得连剩饭剩菜也没有。夏虹有些绝望，看来他们是故意的，明知道自己一天没有吃饭，他们故意做了好吃的，故意全部吃完了。

垃圾箱里，竟然倒了半碗炒米饭，夏虹看着，眼泪突然涌了出来。

这不是自己的家，永远不是。

小区周围饭店不少，但这个时间大部分都已经关门了。有一家饭店倒是亮着灯，一个小伙计坐在柜台里面看书。他看到夏虹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关门了，明天再来吧。

夏虹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，有没有方便面？

这儿哪有方便面呀！

我想找点吃的，只要能吃。

看到夏虹脸色苍白，小伙计有些不忍心，他从厨房里摸索出来一盘饺子。做多了，不过有些凉。

没关系。

夏虹坐在桌前狼吞虎咽的时候，小伙计怜悯地看着她，显然把她当成了一个落难的女人。

我昨天做的梦就是丢了工作，我很伤心，站在马路上哇哇大哭。

你知道吗，早上莫名其妙的堵车就是一种暗示，你说说平时982这么多，为什么昨天早上愣是没有？

北京，我和你说话呢！

向北京歪在床上，困得不行。他用手搂住夏虹的腰，迷迷糊糊地说好啦，媳妇儿，睡觉行不？一个破工作，值得你这么留恋吗？你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，工资一分没长，奖金一分没有，天天累得像头驴。这样的工作你早该辞职了，要是我，肯定辞职。哎呀，媳妇儿，给我一口水喝，嗓子在冒烟。

夏虹端了水，心疼地帮向北京捶背，你以后别喝这么多酒，也别抽烟了，就算我求你了，这些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都这样了，万一你再有个好歹，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啊。

哎呀，媳妇儿，你怎么突然像个林黛玉了？哭什么呀，三更半夜的，让父母听到多不好！好啦好啦，睡觉，小老虎趴在大兔子的怀里，好好睡觉啊。夏虹属虎，向北京属兔，他们亲热的时候总是称对方为大老虎或者小兔子。本来夏虹想叫向北京小兔子的，但向北京不同意，小兔子怎么保护大老虎啊。虽然老虎大，但精神上还是要靠自己。

一扇门关闭的时候，会有另一扇门打开。

枕着向北京的胳膊，夏虹安慰自己。

再说了，相比那些被炒掉的女孩，自己不是幸运多了。第一自己还有住处，不用交房租；第二自己还有向北京，不用孤孤单



单一个人。

4

向北京收拾地上的鸡蛋饼，向南方冷笑着说，看看，看看，爸爸妈妈你们看看，这夏虹的脾气可是越来越见长了呀，我们就说这么一句话，她就向我们扔鸡蛋饼，要是我们骂她一句，说不定她就拿刀子杀人了。

一大早夏虹就跑到报摊上买报纸，《北京晚报》《北京晨报》，还有《信报》和《竞报》等等。夏虹拎着一大捆报纸坐在小区的石条上，挨个翻看招聘启事。翻了好半天，记下了几个合适的电话号码。夏虹把报纸送给了扫垃圾的老人。老人已经七十多了，由于老头死得早，膝下又无儿无女，所以这么大岁数仍然要为生计奔波。她在小区扫一天卫生，可以挣十块钱。

每一次看到她，夏虹总会为自己的晚年忧心如焚，现在不挣点钱，以后老了怎么办？以前还有退休工资拿，现在上哪儿拿去？

丫头没上班呀？

休假了。

夏虹对老人撒谎，对每一个追问她的人撒谎。虽然已经失业了，但在她的心中仍然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早知如此，应该做好准备的，但她没有准备，以为会在公司待得安稳，结果呢，还是被人炒了。

夏虹心里已经把被炒的缘由翻了几百遍，想了几百遍，她先后怀疑了很多人也排除了很多。但有一点她认为是对的，那就是老板得不到手，开始下狠了。原来自己在工作中也不是没有出过错，但每一次他都笑笑，年轻人嘛，难免有错，有错不怕，能改就行。

对了，对了，上一次老板请她去怀柔度假，周五去，周一回。以公司的名义，但为什么他只带夏虹呢？明显老板有意图。夏虹犹豫，害怕，又不敢拒绝。等到要走的那一天早上，夏虹让向北京给老板打电话，说自己突然发烧，正在医院挂点滴。结果，老板识破了她的小聪明，以开玩笑的语气说夏虹想多了。

说是这样说，但从那以后，老板对她的态度明显变了。

夏虹坐在石条上胡思乱想了一阵，她去买了几个鸡蛋饼做早餐。做鸡蛋饼的女人把鸡蛋饼递给夏虹的时候，习惯地问了一句，大姐你今天没上班呀？

休假。

真好，还能休假，摊鸡蛋饼的女人有些羡慕。

有什么好，替别人打工。哪像你们呀，没有人管，自己说了算。

哎哟，大姐，要不我们俩换换。天天守在这儿，真是闷死了。

夏虹笑笑，人总是这样，这山望着那山高。要是你上了班，肯定又想念摊鸡蛋饼。

回到家里，一家人刚刚起床。

向北京和向洋在卫生间刷牙洗脸，向南方在大衣柜的镜子前摆弄衣服。向革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李洁在厨房里忙碌着。

妈，我买了鸡蛋饼。可好吃了。夏虹尽可能装出很开心的样子。

李洁出来看了一眼，马上埋怨夏虹，这东西一点儿也不干净，还一块钱一个，钱无所谓，但吃着多恶心啊。

就是，那个女人的手，长年长冻疮，一想起来我就想吐。向南方马上帮着李洁说话。

多夸张呀，长年长冻疮！夏天长吗？秋天长吗？看看向南方那张苦瓜脸，夏虹忍着没有发作。

随便，反正我喜欢吃。

那你当心拉肚子。向南方说。

拉肚子也是我的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



向北京听到吵吵马上从卫生间出来，嘴上还挂着牙膏沫，哎呀，鸡蛋饼，我就爱吃鸡蛋饼，还是我媳妇儿了解我。向洋也跟着扑向桌子，我也爱吃，可香啦。

不准吃！要吃奶奶给你做，人家做的不卫生。李洁挡住向洋。

我不，我要吃！说着，向洋抓起鸡蛋饼就往嘴里塞。

吃了会肚肚疼，李洁和向洋拼抢鸡蛋饼。向洋急了，在李洁手上咬了一口，李洁哎哟一声，哭出来了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没良心呀，呜！

向北京夺过鸡蛋饼，打了向洋一巴掌，让你不听话，谁让你咬奶奶的？啊，谁教你的？

越来越不像话！现在的孩子，唉唉，所以我不要孩子，要是碰到一个好孩子还好，碰到一个坏孩子怎么办。向南方一边说一边帮李洁包扎。其实也就咬了一个牙印，但李洁却疼得龇牙咧嘴。

向洋哇的一下子哭了。

还哭？不许哭！

就哭，我就哭！向洋哭着，扑向夏虹，妈妈，呜……

夏虹坐在那儿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，好像这一切和她没有关系。

你也是，为什么买这些东西啊？一大早不在家做饭出去瞎跑什么？向北京的抱怨让夏虹一下子爆发了，她抓起鸡蛋饼往向北京的脸上扔去。向北京一躲，鸡蛋饼正好落到向南方的肩膀上。向南方妈呀一下子跳了起来，我的裙子，我的新裙子！

一时，大家都愣住了，夏虹一句话不说，拉着向洋，走，妈妈带你去吃肯德基。

向洋破涕为笑，一边穿鞋一边说，肯德基比鸡蛋饼好吃多了。哼，馋死你们！

向北京收拾地上的鸡蛋饼，向南方冷笑着说，看看，看看，爸爸妈妈你们看看，这夏虹的脾气可是越来越见长了呀，我们就